

名家走笔

梦想总是要有的

◎夏真

前不久,一位警察朋友开心地打来电话,说他的新书出版了。那是本写高桥派出所爱民的故事,很动人,还是我给他作的序。这已经是他的第3本长篇报告文学了。3本书无一例外选择的题材都是警察。很少有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如此,大多数的报告文学家总是喜欢不断追逐新鲜的重大题材。题材重大与否往往直接决定着人们对作品的价值评判,也对吸引公众关注度有着不可逆转的影响。然而多年来,他却情系警察!

我开玩笑说,祝贺祝贺!稿费请客。他却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稿费。

真的?没有稿费?写了颇有轰动效应的3本书,居然一分钱的稿费也没有?都什么年代啦!还无偿使用作家的劳动力?

——倒不是人家不给他稿费,而是他根本没想到可以向某一方提出要稿费。结果是,出版社以为单位给了,单位以为出版社给了,最后却是谁也没给。

偏偏这个大男人又是一个很害羞也很自尊的人。为了钱是打死他也不肯开口的!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说,3本写警察的书成了纯粹的奉献!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么大的写作工程,他竟然没有创作假,时间是硬挤出来的。警察工作十分繁忙,为了写作,他只能挤压已经少得可怜的睡觉时间——常常在睡梦中还苦苦思考着,以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知道自己今天睡觉了没有。

当我为此抱不平时,他却很知足,笑笑说,能够出书我就很高兴了,明年我还想再写一本警察的书,我已经收集不少材料了。

他在电话里又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宁波最近涌现出来的一位社区民警。话里话外满满的都是希望与憧憬。

再说一位朋友。

那位朋友是我单位老领导也是我的老邻居,曾有10年时间他住四楼我住五楼。不幸的是老伴先他而去,自己前几年又得了一种怪病,先是行走艰难,后来发展到眼睛无法自主睁开,上眼皮常常不听使唤地往下掉。但是他很喜欢文学,还没退休时就跟我说想写本武侠小说。当时也就当听听而已。谁知在如此怪病的打压下他竟然动了写书的念头。当他与我说起这个愿望时我顺口鼓励他:好啊,你慢慢写,写好了我帮你去找出版社。这句话原是让生活得如此辛苦的他有个念想,没想到却成了鼓励他写书的动力!每天,他拖着病体支撑着坐到电脑前面,用手指将上眼皮撑住,然后打一个字母,休息一下,再用手指将上眼皮撑住,再打一个字母……进度是艰难的,一天下来,也就勉强打上20几个字。一下,一下,再一下,这部小说就这样蜗行着。每年中秋节,他都会给我打电话,抱歉地说:作家,我还没有写好。我总会安慰他:不急,慢慢来。其实从心底里我没指望他能完成这本书,我只是希望让他有个活下去的理由。

然而不久前的一天,他虚弱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作家,我写完了!我大吃一惊!一部十几万字的玄武小说真的被他完成了?而这时的他,病情更严重了,已经连吞咽都发生困难了。

这下轮到实践诺言了。考虑到他的经济能力,我好心建议他自费印刷。这样省钱,反正是给朋友与子孙留个纪念嘛,又不去评职称评奖用。没想到,他却态度明朗地表示:我要正式出版。似乎为了说服我,他弱弱地补充了一句——也许,张艺谋会喜欢这本书呢!

这句话将我彻底说得没了脾气。

我并不能估算出老谋子是否会喜欢这本书,但是,我能想象得出,我的这位朋友,当他用手指支撑着眼皮一下一下费力地打着字母时,他的心里抱着一种何等美好的愿望!

梦想总是要有的,我们的梦想,也许是可能实现的,也许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也许是神圣的,也许是可笑的;也许是伟大的,也许是小小的。但是,无论如何,每个人的心里必须有梦,梦是温暖的太阳,梦是促使你向前的力量,梦让我们的付出不计任何得失,梦让我们活得有趣有味活得有盼头有希望!

而且——万一有一天,突然,它实现了呢?

据说,这就是阿里巴巴的成功密码!

两个好孩子

暖聚焦

◎王梁

论年纪,阿军和阿林都比我大上两三岁,应该都过了不惑之年。只不过,我长年读书、工作在外,他们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更多地停留在年少时经常见到、接触过的样子。

最关键的是,每次回家与母亲聊起村子里的事情,她总会提及他们,说这两个孩子真不错,如何如何好。于是在我的思维空间里就串联、合成出两个好孩子的生动画面,行走在我心路上。

这两个孩子都不是那种聪明乖巧、第一眼就讨人喜欢的类型,相反,俩人都长得敦实,粗手大脚,唇厚口讷,不灵活,不利落,有些木头木脑的样子。如果拿复杂的智力量表去测一下他们的智商,多半在中下水平。这是有旁证的,两个人读书成绩都很糟糕,勉强读完小学,初中读了一阵子就再也读不下去了。

但就是这样两个孩子,现在却成了各自家里的顶梁柱,把家里家外经营得红红火火,是家人的骄傲,也为村人称道。阿林现在是一家织布厂的技术工,年收入十多万。前年把旧房子翻建成小别墅,我母亲去吃进屋酒,回来后多次念叨酒席十分体面,阿林的母亲领着客人们上下参观,新房子装修得异常考究,很气派,难得的是阿林给父母亲的卧室布置得和他们夫妻的同样标准,众人连赞“有孝心,有福气”。

阿军呢,现在做了驾校教练,时下车人络绎不绝,他每年能挣上二三十万,在城里买了套房,村里的房子也装饰一新。他十分孝顺长辈,他奶奶90多岁了,这

些年一直卧病在床,他母亲曾经生了嫌弃之心,阿军就正告母亲:“你现在怎么对奶奶,我们以后也怎么对待你。”倒让母亲受了教诲。他每次从城里回村里,总不忘给奶奶换洗衣服被子,端菜送饭,扫地倒尿。他奶奶经常与我母亲这帮老伙伴说起孙子对她的好,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看阿军的目光便多了份慈爱的善意。

之所以要将这两个孩子用心素描一番,是因为他们恰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我身上的许多不足。在读书方面,我可能比他们要聪明一些,读了大学,在城里安家立业,但我带给父母的照顾、慰藉,对老家的投入、支持,算是比不上他们的,也许当年考了好成绩,成了大学生,找了份还算过得去的工作也曾让父母荣光了一阵子,但毕竟是暂时的、外在的,于他们没有太多实质意义。

同样,这个世上,肯定有很多聪慧、乖巧、漂亮或帅气、会读书、善把握机会的孩子,学至硕博,出国留学,可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显赫的名声,生活精彩绝伦,甚或大富大贵,但是他们给父母、给家庭营造的那份幸福、温馨、安全感,也许还不如阿军和阿林这两个普通孩子做到的那般紧实。

我尝试着用这个词来形容这两个孩子,在脑海中搜索良久,突然于“憨厚”处停住了,那一刻眼前也浮现了小学里阿林被小伙伴作弄却憨笑以对的模样。这真的是能涵盖他们内外形象的绝佳之词,因为憨厚,所以他们质朴、善良、孝顺、踏实、勤奋、沉稳,当这些绝不花哨的品性聚拢在一起的时候,闪耀出了金子般美好的人性光芒。

◎弦月

龙潭位于宁海桥头胡汶溪一带,四面环山,风景幽静。

之前,我曾两次经过龙潭,第一次是与良友为伴,踏秋而行。另一次,则是参加2014“千里走宁海”的第三站,龙潭为终点。而这次陪同人民日报记者前往,走进农家,感受登山,与我来说,也是一次放松身心的体验。

龙潭村寥寥几户,居住的人口不多。当我们从深叫“中国运动杖之乡”采访返回,再抵达龙潭,已近黄昏。远离城市的喧嚣,龙潭村以一种祥和的风貌展现于人的眼前。沿村口而上的汶溪水,蜿蜒流淌。溪边,石头堆垒与木板构建的老屋,被黄昏的光晕勾勒出一幅神秘的画卷,使整个村庄显得更为古朴与庄重。探入龙潭登山步道的出入口,凝望山林,聆听溪流潺潺之声,内心涌现出无法形容的愉悦。冬风虽冷,内心却异常火热。我们这一行人,估计是被这山林和古道所迷惑了,在充斥着寒风的步道之中谈着、听着、笑着,浑然不顾已是傍晚时分,就这样缓缓前行。

然而,再美的风景也抵挡不住夜色的覆盖。看天色,实在是太晚了。我们只好对着夜雾叠嶂的山峦望而兴叹,折路而回。

走进一家“农家乐”旅馆,主人姓吴,63岁,爱笑。当我们跨进门槛,他一边笑,一边转身与妻子在灶头匆匆忙碌。菜还没上齐,早已饥肠辘辘的我们就已经开吃了起来。菜是普通的农家菜,有放养的

家鸡蛋,有野生的鲫鱼,还有我最爱吃的冬笋。虽然不是什么盛宴,然而却是色、香、味俱全,火候被掌握得恰到好处。饭后,记者对户外与三产经济的带动进行了采访。在采访中得知,农家主人老年丧子。登山步道的每个路标、路识均由他负责安装,他对步道的熟悉度和感情不亚于任何一位资深的驴友。生性淡泊的他,因考虑到妻子有腰椎的病根,不便多劳,只希望每周能接待上两次客人就足矣。

晚访之后,我随记者则留宿龙潭。农家客房有四层,我们住三楼。由于龙潭地处山凹之内,空气异常湿冷。不得已打开空调。当耳畔正可享受万籁俱静的清幽时分,空调此时却“突突”喧响。不知是空调已坏,还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空调就是不暖。向来特别怕冷的我,一直有依赖电热毯或空调的习惯,遭遇如此寒冷的夜晚,彻夜难眠。关掉空调,我索性穿衣坐起。拉开窗帘,面向群山。窗前的那片竹海,经风吹处,如歌如涛,在夜幕之下影影绰绰,别有风情。竹曳清风,星光迷蒙,使整个村庄多添了一份诱人的美丽。我屹立于窗前,侧耳倾听,竟然渴望着夜空能飘起些雨丝来,让心灵感受淋漓。然而,天空并无雨丝,因为,漫天的星光告诉了我:明天,将会一切晴好!

其实,失眠在某个特定的地点、某个特定的时间也是一种乐趣,在那个星光迷人的夜晚,我在龙潭聆听山音、回味足迹、从内心谱写真我。夜宿龙潭,享受幽静,此行不虚。

夜宿龙潭

行走